

中论

序言、弁言
徐干中论序
曾巩序
刻徐干中论序
卷上
治学第一
法象第二
修本第三
虚道第四
贵验第五
贵言第六
艺纪第七
核辩第八
智行第九
爵禄第十
卷下
考伪第十一
谴交第十二
历数第十三
论夭寿第十四
务本第十五
审大臣第十六
慎所从第十七
亡国第十八
赏罚第十九
民数第二十
后记

序言、弁言
徐干中论序

予以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着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犹至于今厥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世乐贤者寡同时之人不早记录岂况徐子中论之书不以姓名为目乎恐历久远名或不传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叹先目其德以发其姓名

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属之篇首以为之序其辞曰世有雅达君子者姓徐名干字伟长北海剧人也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济其美不陨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则乐诵九德之文通耳而识则教不再告未志乎学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时灵帝之末年也国典隳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兢相尚爵号君病俗迷昏遂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君子之达也学无常师有一业胜己者便从学焉必尽其所知而后释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遇耳必心识之志在总众言之长统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艺之不克故日夜亶亶晷不暇食夕不解衣昼则研精经纬夜则历观列宿考混元于未形补圣德之空缺诞长虑于无穷旌微言之将坠何暇灌小学治浮名与俗士相弥缝哉故浮浅真识之人适解驱使荣利岂知大道之根然其余以疏略为太简鲁无忧乐徒以为习书之儒不足为上欣之者众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闾之称不早彰彻然秉正独立志有所存俗之毁誉有如浮云若有觉而还反者则以道进之忘其前之谤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学而上达皆此之类也于时董卓作乱幼主西迁奸雄满野天下无主圣人之道息邪伪之事兴营利之士得誉守贞之贤不彰故令君誉闻不振于华夏玉帛安车不至于门考其德行文艺实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岂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归旧都州郡牧守礼命踧踖连武欲致之君以为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有讥孟轲不度其量拟圣行道传食诸侯深美颜渊荀卿之行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几用思深妙以发疾疚伏延年会上公拨乱正路始辟遂力疾应命从戎征行历载五六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淡泊无为惟存正道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养浩然之气习羨门之术时人或有闻其如此而观之或有颇识其真而从之者君无不容而见之厉以声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论知可以道长者则微而诱之令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阴行其所匡济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则不以其短各取其长而善之取故少显尽己之交亦无孜孜和爱之好统圣人中和之业蹈贤哲守度之行渊默难测诚宝伟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着中论之书二十篇其所甄纪迈君昔志盖百之一也文义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殒颓岂不痛哉余数侍坐观君之言常怖笃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则自顾才志不如之远矣耳然宗之仰之以为师表自君之亡有子贡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沉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通君子将自赞明之也

曾巩序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干着中论二十余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

称干怀文抱质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余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缪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云编校书籍臣曾巩上

刻徐干中论序

宋南丰曾氏起于五代绝学之后程学未显之前文章本原六经世称江汉星斗矣编校馆阁群书取中论二十篇序而传之何哉汉自桓灵以后奸雄浊乱海内俗儒鹜于曲说党权营利求其究观道妙而不污于世者盖寡矣伟长独能恬淡体道不耽荣禄逡巡浊世而玄就显晦之节皦然不污曾氏论其书而论其世彼有取尔也余删订青志绣梓竣事兵宪怀庭秦公谓曰青郡文献名天下艺文不下百数十种未能尽传若管子书晏子春秋仲尼之徒羞称焉文心雕龙葩藻胜矣徐干中论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曾子固所取也盍寿诸梓以广其传余曰唯唯识之而刻于郡之资深堂

嘉靖乙丑冬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书

中论卷之上

汉 北海徐干着

明 新安程荣校

治学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蒙未知譬如宝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照焉则群物斯辩矣学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六德曰智仁圣义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教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三教备而人道毕矣学犹也器不则无以为美观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经人伦为美观故可以供神明故书曰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涂丹雘夫听黄钟之声然后知击缶之细视袞龙之文然后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后知不学之困故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顾所由来则杳然其远以其难而懈之误且非矣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学之谓也倦立而思远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矫首而飞不如循雌之必获也孤居而愿智不如务学之必达也故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言不苟出必以博闻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继也孔子曰弗学何以行弗忠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谓师人矣

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故学者求习道也若有似乎画采玄黄之色既着而纯皓之体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欤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自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广故君子之于学也其不懈犹上天之动犹日月之行终身亶亶没而后已故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圣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则元亨处则利贞默则立象语则成文述千载之上若共一时论殊俗之类若与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见其情原治乱之渐若指已效故诗曰学有缉熙于光明其此之谓也夫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观天地而画八卦燧人察时令而钻火帝轩闻凤鸣而调律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贤者不能学于远乃学于近故以圣人为师昔颜渊之学圣人也闻一以知十子贡闻一以知二斯皆触类而长之笃思而闻之者也非唯贤者学于圣人圣人亦相因而学也孔子因于文武文武因于成汤成汤因于夏后夏后因于尧舜故六籍者群圣相因之书也其人虽亡其道犹存今之学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达矣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故君子必择师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仪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为冕服采章以旌之为佩玉鸣璜以声之欲其尊也欲其庄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着盛德着故可以为法象斯谓之君子矣君子者无尺土之封而万民尊之无刑罚之威而万民畏之无羽钥之乐而万民乐之无爵禄之赏而万民怀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骄诗云敬尔威仪惟民之则若夫堕其威仪恍其瞻视忽其辞令而望民之则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则者则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人性之所简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独夫幽微者显之原也孤独者见之端也胡可简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蔽鬼神不得见其隙也诗云肃肃兔置施于中林处独之谓也又有颠沛而不可乱者则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将崩体被冕服然后发顾命之辞季路遭乱结纆而后死白刃之难夫以之困白刃之难犹不忘敬况于游宴乎故诗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言必济也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

检故虽妻妾不可得而黷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于闺门不谏谕而风声化乎乡党传称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盖此之谓也以匹夫之居犹然况得意而行于天下者乎唐尧之帝允恭克让而光被四表成汤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区夏易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言下观而化也祸败之由也则有媿慢以为阶可无慎乎昔宋敏碎首于棋局陈灵被祸于戏言阎邴造逆于相诟子公生弑于尝鼋是故君子居身也谦在敌也让临下也庄奉上也敬四者备而怨咎不作福禄从之诗云靖恭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欢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诈学而不虚行易亲而难媚多怨而寡非故无绝交无畔朋书曰慎始而敬终以不困夫礼也者人之急也可终身蹈而不可须臾离也须臾离则悛慢之行臻焉须臾忘则悛慢之心生焉况无礼而可以终始乎夫礼也者敬之经也敬也者礼之情也无敬无以行礼无礼无以节敬道不偏废相须而行是故能尽敬以从礼者谓之成人过则生乱乱则灾及其身昔晋惠公以慢端而无嗣文公以肃命而兴国邲以傲享征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乱蓬罢以既醉保禄良霄以鹑奔丧家子展以草虫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见基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折旋中矩视不离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着之位声气可范精神可爱俯仰可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也

修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务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废而讎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详内而略外急已而宽人故于鲁也小恶必书于众国也大恶始笔夫见人而不自见者谓之蒙闻人而不自闻者谓之聩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此三者举之甚轻行之甚迹而莫之知也故知者举甚轻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迹之路以穷天下之远故德弥高而基弥固胜弥众而爱弥广易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其斯之谓欤君子之于己也无事而不惧焉我之有善惧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惧人之未吾恶也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向道止则隅坐行则骖乘上悬乎冠綏下系乎带佩昼也与之游夜也与之息此盘铭之谓日新易曰日新之谓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犹舍汝况自舍乎人违汝其远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义矣夫行异乎言言之错也无周于智言异乎行行之错也有伤于仁是故君子务以行前言也人之过在于衰死而不在于爱生在于悔而不在于怀来喜语乎已然好争乎遂事堕于今日而懈于后旬如斯以及于老故野人之事不胜其悔君子之悔不胜其事孔子谓子张曰师吾欲闻彼将以改此也闻彼而不改此虽闻何益故书举穆公之誓善变也春秋书卫北宫括伐秦善摄也夫珠之含砾瑾之挟瑕斯其性与良工为之以

纯其性若夫素然故观二物之既纯而知仁德之可粹也优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济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动者其业也美故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玉纲纪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着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升正之寒黄芦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筭卯终乎鲐背创乎夷原成乎乔岳易曰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积小致大之谓也小人朝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终身之誉誉不至则曰善无益矣遂疑圣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旧术顺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贱而不免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寿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恶恶之甚也盖人有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无也舍易而求难也身之与家我之有也治之诚易而不肯为也人之与国我所无也治之诚难而愿之也虽曰吾有术吾有术谁信之欤故怀疾者人不使为医行秽者人不使画法以无验也子思曰能胜其心于胜人乎何有不能胜其心如胜人何故一尺之锦足以见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见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于人也其简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采金攻玉之涉历艰难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竞逐嚣烦也不要而遘不征而盛四时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时名参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语曰至德之贵何不遂至德之荣何不成后之君子虽不及行亦将至之云耳琴瑟鸣不为无听而失其调仁义行不为无人而灭其道故弦绝而宫商亡身死而仁义废曾子曰士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夫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强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轻以取祸或曰斯道岂信哉曰何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及其乱也行善者不获福为恶者不得祸变数也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夫施吉报凶谓之命施凶报吉谓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获福犹多为恶而不得祸犹少总夫二者岂可舍多而从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故诗曰习习谷风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阳布德之月草木犹有枯落而与时谬者况人事之应报乎故以岁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农也以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货者非良贾也以行之有祸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诗云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恺悌君子四方为纲举珪璋以喻其德贵不变也

虚道第四

人之为德其犹虚器软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故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足也故人愿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虚受人诗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于善道也大则大识之小则小识之善无大小咸载于心然后举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夺而我之所无又取于人是功常前人而人后之也故夫才敏过人未足贵也辩过人未足贵也勇决过人未足贵也君子之所贵者

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故孔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夫恶犹疾也攻之则益悛不攻则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兴善也将以攻恶也恶不废则善不兴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小来阴长阳消之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难者二乐攻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夫惟君子然后能为己之所难能到人之所难致既能其所难也犹恐举人恶之轻而舍己恶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复之钻之核之然后彼之所怀者竭始尽知己恶之重矣既知己恶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将舍己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爱者也而人相见莫不进焉不吝于所爱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于酒食人岂爱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诗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远察而不能近见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远察天际而不能近见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诚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务鉴于人以观得故视不过垣墙之里而见邦国之表听不过闾塾门南旁木也之内而闻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尽为我用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是谓人一之我万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为员其广不可为方先王之礼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师瞽诵诗庶僚箴诲器用载铭筵席书戒月考其为岁会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卫武公年过九十犹夙夜不怠思闻训道命其群臣曰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诗以自儆也卫人诵其德为赋淇澳且曰睿圣凡兴国之君求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为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众人是以辜罪昭着腥德发闻百姓伤心鬼神怨痛曾不自闻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则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于是刑焉戮焉辱焉祸焉不能免则曰与我异德故也未达我道故也又安足责是己之非遂初之缪至于身危国亡可痛矣夫诗曰诲尔谆谆听之藐藐匪用为教覆用为虐盖闻舜之在乡党也非家馈而户赠之也人莫不称善焉象之在乡党也非家夺而户掠之也人莫不称恶焉由此观之人无贤愚见善则誉之见恶则谤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爱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为人之所誉而为人之所谤者未尽为善之理也尽为善之理将若舜焉人虽与舜不同其敢谤之乎故语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修身疗暑莫如亲水信矣哉

贵验第五

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征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损也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此数物未尝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着乎其体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数物而谁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犹教人执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着明事着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哉故根深而枝叶茂行久而名誉远易曰恒亨无咎利贞言久于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鲁之民不称淫篡焉何则积之于素也故染不积则人不观其色行不积则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谤言也皆缘类而作倚事而兴加其似者也谁谓

华岱之不高江汉之不长与君子修德亦高而长之将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诸人非自强也见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声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处也人自官也无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谓壅怨己之谓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误遂所误也亲戚离之知所悔也疏远附之疏远附也常安乐亲戚离也常危惧自生民以来未有不然者也殷纣为天子而称独夫仲尼为匹夫而称素王尽此类也故善钓者不易渊而殉鱼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歌曰相彼玄鸟止干陵阪仁道在近求之无远人情也莫不恶谤而卒不免乎谤其故何也非爱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术反也谤之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来讼之而愈多明乎此则君子不足为也闇乎此则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屡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厉王蒙戮吴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书名前策着形列图或为世法或为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闻或言予之不善惟恐过而见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过也非徒饰其辞而已诚发乎中心形乎容貌其爱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进业无退功诗曰相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迁善不懈之谓也夫闻过而不改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人祸乱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书有言人毋鉴于水鉴于人也鉴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耻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耻其行之不如尧舜也故小人尚明鉴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贤友则无取之故君子必求贤友也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言朋友之义务在切直以升于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须己而植者也然则扶人不暇将谁相我哉吾之僨也亦无日矣故僨则纵多友邪则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贤友福之次也夫贤者言足听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奖人之美而好摄人之过其不隐也如影其不讳也如响故我之惮之若严君在堂而神明处室矣虽欲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游也必近所畏而远所易诗云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亲贤求助之谓也

贵言第六

君子必贵其言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费则身贱身贱则道轻道轻则教废故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若与之言必以其方农夫则以稼穡百工则以技巧商贾则以贵贱府史则以官守大夫及士则以法制儒生则以学业故易曰艮其辅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谓也若夫父慈子孝姑爱妇顺兄友弟恭夫敬妻听朋友必信师长必教有司日月虑知乎州闾矣虽庸人则亦循循然与之言此可也过此而则不可也故君子之与人言也使辞足以达其知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过其任而强牵制也苟过其任而强牵制则将昏瞶委滞而遂疑君子以为欺我也不则曰无闻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听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资于造化者也虽曰无讼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于言也所致贵也虽有夏后之璜商汤之珪弗与易也今以施诸俗士以为志诬而弗贵听也不亦辱己而伤道乎是以君子将与人语大本之源而谈性义之极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然后唱焉以观其和导焉以观其随随和之征发乎音声形乎视听着乎颜色动乎身体然后可以发而步远功察而治微于是乎闾张以致之因来以进之审谕以明之杂称以广之立准以正之疏烦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杂而勿结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导人导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势是以功无败而言无也荀卿曰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然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然后可与言道之致有争气者勿与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后能贵其言贵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后知之问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论通乎大圣之洪业而好与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为必能识之故也何以验之使彼有金石丝竹之乐则不奏乎聋者之侧有山龙华虫之文则不陈乎瞽者之前知聋者之不闻也知瞽者之不见也于己之心分数明白至与俗士而独不然者知分数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牵达人也犹鹑鸟之欺孺子也鹑鸟之性善近人飞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将可获也卒至乎不可获是孺子之所以●膝踬足而不以为弊也俗士之与达人言也受之虽不肯拒之则无说然而有赞焉有和焉若将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达人之所以干唇竭声而不舍也斯人也固达之蔽者也非达之达者也虽能言之犹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则尊荣失其所则贱辱昔仓梧丙娶妻美而以与其兄欲以为让也则不如无让焉尾生与妇人期于水边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为信也则不如无信焉叶公之党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欲以为直也则不如无直焉陈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于陵欲以为洁也则不如无洁焉宗鲁受齐豹之谋死孟縶之难欲以为义也则不如无义焉故凡道蹈之既难错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诸己以为鉴焉

艺纪第七

艺之兴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艺者将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远在乎物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圣人之所以不能已也一本作圣人无所不能也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故谓之痴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为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大胥掌学士之版春入学舍采合万舞秋班学合声讽诵讲习不解于时故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美育材其犹人之于艺乎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着然后体全体全然后可登乎

清庙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义不行非艺不治非容不庄四者无愆而圣贤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谓大业其斯之谓欤君子者表里称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称乎心志艺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纯粹内实光辉外着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行故宾玉之山土木必润盛德之士文艺必众昔在周公尝犹豫于斯矣孔子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存乎六艺者着其末节也谓夫陈筮豆置尊俎执羽钥击钟磬升降趋翔屈伸俯仰之数也非礼乐之本也礼乐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诗云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宴以敖此礼乐之所贵也故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平直艺之实也齐敏不匱艺之华也威仪孔时艺之饰也通乎群艺之情实者可与论道识乎群艺之华饰者可与讲事事者有司之职也道者君子之业也先王之贱艺者盖贱有司也君子兼之则贵也故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者心之使也仁之声也义之象也故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敬考则民不慢爱敦则群生悦志平则怨尤亡心和则离德睦事缀则法戒明烦理则物不悖六者虽殊其致一也其道则君子专之其事则有司共之此艺之大体也

核辩第八

俗士之所谓辩者非辩也非辩而谓之辩者盖闻辩之名而不知辩之实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谓辩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声气繁其辞令如激风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以故浅识而好奇者见其如此也固以为辩不知木讷而达道者虽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辩之为言别也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非谓言辞切给而以陵盖人也故传称春秋微而显婉而辩者然则辩之言必约以至不烦而谕疾徐应节不犯礼教足以相称乐尽人之辞善致人之志使论者各尽得其愿而与之得解其称也无其名其理也不独显若此则可谓辩故言有拙而辩者焉有巧而不辩者焉君子之辩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岂取一坐之胜哉人心之于是非也如口于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调膳则独美而与人调之则不美也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故其论也遇人之是则止矣遇人之是而犹不止苟言苟辩则小人也虽美说何异乎鶡之好鸣铎之喧哗哉故孔子曰小人毁誉以为辩绞急以为智不逊以为勇斯乃圣人所恶而小人以为美岂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盖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而不倦喋喋如也夫类族辩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乱名改作者杀之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者亦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溃乱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乱德恶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圣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辞斯皆穷神知化岂徒特行善而已乎易离象称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且大人圣人也其余象皆称君子盖君子通于贤者也聪明惟圣人能尽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尽也书美唐尧钦明为先驩之举共工四岳之荐鯀尧知其行众尚未知信也若非尧则裔土多凶族兆民长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将何从或曰俱谓贤者耳何乃以圣人论之对曰贤者亦然人之行莫大于孝莫显于清曾参之孝有虞不能易原宪之清伯夷不能间然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问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之行不若颜渊远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闻一知十由此观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颜渊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渊达于圣人之情故无穷难之辞是以能独获亶亶之誉为七十子之冠曾参虽质孝原宪虽体清仲尼未甚叹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乎对曰何子之难喻也水能胜火岂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尝自投于井夫君子仁以博爱义以除恶信以立情礼以自节聪以自察明以观色谋以行权智以辨物岂可无一哉谓夫多少之间耳且管仲背君事讎奢而失礼使桓公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称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召忽伏节死难人臣之美义也仲尼比为匹夫匹妇之为谅矣是故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如愆过多才智少作乱有余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阳货而诛少正卯也何谓可取乎汉高祖数赖张子房权谋以建帝业四皓虽美行而何益夫倒悬此固不可同日而论矣或曰然则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谓也对曰仁固大也然则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专小智之谓也若有人相语曰彼尚无有一智也安得乃知为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摄管蔡启殷畔乱周公诛之成王不达周公恐之天乃雷电风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后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于骨肉也徒以不聪叡之故助畔乱之人几丧周公之功而坠文武之业召公见周公之既反政而犹不知疑其贪位周公为之作君奭然后悦夫以召公怀圣之资而犹若此乎末业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惧矣仲尼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终日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比干谏而剖心君子以微子为上箕子次之比干为下故春秋大夫见杀皆讥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终以亡国鲁隐公怀让心而不知佞伪终以致杀宋襄公守节而不知权终以见执晋伯宗好直而不知时变终以陨身叔孙豹好善而不知择人终以凶饿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谓也故大雅贵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嫌疑辨物居方穰祸于忽杪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巧言不能

推令色不能移动作可观则出辞为师表比诸志行之士不亦谬乎

爵禄第十

或问古之君子贵爵禄欤曰然诸子之书称爵禄非贵也资财非富也何谓乎曰彼遭世之乱见小人富贵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禄也爵以居有德禄以养有功功大者禄厚德远者爵尊功小者其禄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观其爵则别其人之德也见其禄则知其人之功也不待问之古之君子贵爵禄者盖以此也非以黼黻华乎其身刍豢之适于其口也非以美色悦乎其目钟鼓之乐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禄而不以逮也君子以为至羞何贱之有乎先王将建诸侯而锡爵禄也必于清庙之中陈金石之乐宴赐之礼宗人摈相内史作策也其颂曰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由此观之爵禄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轻也故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禄之贱也由处之者不宜也贱其人斯贱其位矣其贵也由处之者宜之也贵其人斯贵其位矣诗云君子至止黼衣绣裳佩玉锵锵寿考不忘黼衣绣裳君子之所服也爱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乱之君子非无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圣德昭闻王勋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备物典策官司彝器龙旗九旒祀帝于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宁乱王封之爽鸠氏之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世祚太师抚宁东夏当此之时孰谓富贵不为荣宠者乎自时厥后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废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禄人不以功窃国而贵者有之窃地而富者有之奸邪得愿仁贤失志于是则以富贵相诟病矣故孔子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然则富贵美恶存乎其世也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为圣人之大宝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圣人蹈机握杼织成天地之化使万物顺焉人伦正焉六合之内各竟其愿其为大宝不亦宜乎故圣人以无势位为穷百工以无器用为困困则其资亡穷则其道废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盖忧道废故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则其所视者广矣顺风而振铎则其所闻者远矣非旌色之益明铎声之益远也所托者然也况居富贵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为匹夫犹民也及其受终于文祖称曰予一人则西王母来献白环周公之为诸侯犹臣也及其践明堂之祚负斧宸而立则越裳氏来献白雉故身不尊则施不光居不高则化不易曰丰亨无咎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谓也斯事也圣人之所务也虽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谓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谓有命矣非惟圣人贤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说得之者也颜渊闵子騫冉耕仲兮不得者也故良农不患塲之不修而患风雨之不节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时世之不遇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伤道之不遇也岂一世哉岂一世哉

中论卷之下

汉 北海徐干着

明 新安程荣校

考伪第十一

仲尼之没于今数百年矣其间圣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迟人伦之中不定于是惑世盗名之徒因夫民之离圣教日久也生邪端造异术假先王之遗训以缘饰之文同而实违貌合而情远自谓得圣人之真也各兼说特论诬谣一世之人诱以伪成之名惧以虚至之谤使人憧憧乎得亡惛惛而不定丧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与祖述其业而宠狎之斯术之于斯民也犹内关之疾也非有痛痒烦苛于身情志慧然不觉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则血气暴竭故内关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鹊之所甚恶也以卢医不能别而遭之者不能攻也昔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田骈公孙龙汨乱乎先王之道诱张乎战国之世然非人伦之大患也何者术异乎圣人者易辨而从之者不多也今为名者之异乎圣人也微视之难见世莫之非也听之难闻世莫之举也何则勤远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广求以合众托之乎仁爱枉直以取举托之乎随时屈道以弭谤托之乎畏爱多识流俗之故麤诵诗书之文托之乎博文饰非而言好无伦而辞察托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托之乎观风然而好变易姓名求之难获托之乎能静卑屈其体辑柔其颜托之乎温恭然而时有距绝击断严厉托之乎独立奖育童蒙训之以己术托之乎勤诲金玉自待以神其言托之乎说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获实则不去也可以获实而不必收名则不居也汲汲乎常惧当时之不我尊也皇皇尔又惧来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内形劳于外然其智调足以将之便巧足以庄之称托比类足以充之文辞声气足以饰之是以欲而如让躁而如静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来则非尧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门也其回遁而不度穷涸而无源不可经方致远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伪夫之杰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赞之扬声以和之被死而后论其遗烈被害而犹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盖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者虽语我曰吾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从外来也苟如此则处道之心不明而执义之意不着虽依先王称诗书将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离本趣末事以伪成纷纷扰扰驰骛不已其流于世也至于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谄朋友相诈此大乱之道也故求名者圣人至禁也昔卫公孟多行无礼取憎于国人齐豹杀之以为名春秋昼之曰盗其传曰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之民将寘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问堵曰齐豹之杀人以为己名故仲尼恶而盗之今为名者岂有杀之罪

耶曰春秋之中其杀人者不为少然而不盗不已圣人之善恶也必权衡重数众寡以定之夫为名者使真伪相●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杀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则何取于杀人者以书盗乎荀卿亦曰盗名不如盗货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今伪名者之乱德也岂徒乡愿之谓乎万事杂错变数滋生乱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书曰静言庸违象恭滔天皆乱德之类也春秋外传曰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夫仁礼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则不免乎大恶故君子之于道也审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问者曰仲尼恶没世而名不称又疾伪名然则将何执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名亦如之故伪名者皆欲伤之者也人徒知名之为善不知伪善者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迟而求速无而求有此三者不僻为幽昧离乎正道则不获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则内定内定则物不能乱物不能乱则独乐其道独乐其道则不闻为闻不显为显故礼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夫如是者岂将反侧于乱世而化庸人之未称哉

讵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圣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将以自求乎昔圣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职糾之以八刑导之以五礼训之以六乐教之以三物习之以六容使民劳而不至于困逸而不至于荒当此之时四海之内进德修业勤事而不暇讵敢淫心舍力作为非务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于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职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传曰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糾处天刑日入监九御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无惰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正岁使有司令于官府曰各修乃职考乃法备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恭则邦有大刑由此观之不务交游者非政之恶也心存于职业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导民而乡之考德又不以交游举贤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兴矣问者曰吾子着书称君子之有交求贤交也今称交非古也然则古之君子无贤交欤曰异哉子之不通于大伦也若夫不出户庭坐于空室之中虽魑魅魍魉将不吾覩而况乎贤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谓交游之实而难其名名有同而实异者矣名有异而实同者矣故君子于是伦也务于其实而无讥其名吾称古之不交游

者不谓向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谓长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闻则奉贄以见其同僚及国中之贤者其于宴乐也言仁义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农事之隙奉贄以见其乡党同志及夫古之贤者亦然则何为其不获贤交哉非有释王事废交业游远邦旷年岁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远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众古之交也为求贤今之交也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国也有四民焉执契修版图奉圣王之法治礼义之中谓之士竭力以尽地利谓之农夫审曲直形势饬五材以别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各世其事毋迁其业少而习之其心安之则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处之也各从其族不使相夺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职者谓之穷民役诸圜土凡民出入行止会聚饮食皆有其节不得怠荒以妨生务以丽罪罚然则安有群行方外而专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比有长五比为闾使之相忧闾有胥四闾为族使之相葬族有师五族为党使之相救党有正五党为州使之相调州有长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乡有大夫必有聪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州党族闾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大夫察其众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艺者比以告闾闾以告族族以告党党以告州州以告乡乡以告民有罪奇邪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谓之蔽贤蔽贤有罚有恶而不以告谓之党逆党逆亦有罚故民不得有遗善亦不得有隐恶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而兴贤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随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轻任重故书曰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积小知福祚之来不由于人也故无交游之事无请托之端心澄体静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厉以诚恚奸说不兴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闾闾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民见其如此者知富贵可以从众为也知名誉可以虚哗获也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艺不治德行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汲汲皇皇无日以处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枵机生华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既获者贤已而遂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运运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迎来亭傅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闾寺不闭把臂揜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然掷目指掌高谈大语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败乃至于此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独之思室人抱东山之

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过时不反犹作诗刺怨故四月之篇称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又况无君命而自为之者乎以此论之则交游乎外久而不归者非仁人之情也

历数第十三

昔者圣王之造历数也察纪律之行观运机之动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长短于是营仪以准之立表以测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后元首齐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顺序四时不忒夫历数者先王以宪杀生之期而诏作事之节也使万国之民不失其业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颡顛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毋相侵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教之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于是阴阳调和灾厉不作休征时至嘉生蕃育民人乐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湮淫废时乱日汤武革命始作历明时敬顺天数故周礼太史之职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于是分至启闭之日人君亲登观台以望气而书云物为备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堕替而历数失纪故鲁文公元年闰三月春秋讥之其传曰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也火复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后战国构兵更相吞灭专以争强攻取为务是以历数废而莫修浸用乖缪大汉之兴海内新定先王之礼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为岁首历用颡顛孝武皇帝恢复王度率由旧章招五经之儒征术数之士使议定汉历及更用邓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后分至启闭不失其节弦望晦朔可得而验成衰之间刘歆用平术而广之以为三统历比之众家最为备悉至孝章皇帝年历疏阔不及天时及更用四分历旧法元起庚辰至灵帝四分历犹复后天半日于是会稽都尉刘洪更造干象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于今为密会宫车宴驾京师大乱事不施行惜哉上观前化下迄于今帝王兴作未有奉赞天时以经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书人事而因以天时以明二物相须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启闭则不书其时月盖刺怠慢也夫历数者圣人之所以测灵耀之躋而穷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论数家旧法缀之于篇庶为后之达者存损益之数云耳

夭寿第十四

或问孔子称仁者寿而颜渊早夭积善川荀爽论之以为古人有之家必有余庆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祸岂圣人之言不信而欺后人耶故司空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犹存故谓不朽夫形体者人之精魄也德义

令闻者精魄之荣华也君子爱其形体故以成其德义也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颜渊时有百年之人今宁复知其姓名耶诗云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人岂有万寿千岁者皆令德之谓也由此观之仁者寿岂不信哉传曰所好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比干子胥皆重义轻死者也以其所轻获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谓庆矣槌钟击磬所以发其声也煮鬯烧熏所以扬其芬也贤者之穷厄戮辱此槌击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烧煮之类也北海孙翱以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积善有庆行仁得寿乃教化之义诱人而纳于善之理也若曰积善不得报行仁者凶则愚惑之民将走千恶一作移其性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残疾厥体冒厄危戮以其名则曾参不为也子胥违君而适讎国以雪其耻与父报讎悖人臣之礼长畔弑之原又不深见二主之异量至于悬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庆之为干以为二论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夭寿云干闻先民称所恶于知者为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为论也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说成而不可间也义立而不可乱也若无二难者苟既违本而死又不以其实夫圣人之言广矣大矣变化云为固不可以一概齐也今将妄举其目以明其非夫寿有三有王泽之寿有声闻之寿有行仁之寿书曰五福一曰寿此王泽之寿也诗云其德不爽寿考不忘此声闻之寿也孔子曰仁者寿此行仁之寿也孔子云尔者以仁者寿利养万物万物亦受利矣故必寿也荀氏以死而不朽为寿则书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乐是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逸不知稼穡之难艰不知小人之劳苦惟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夭寿之意乎故言声闻之寿者不可同于声闻是以达人必参之也孙氏专以王教之义也恶愚惑之民将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圣人之教乃为明允君子岂徒为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钺之戮惩以刀墨之刑迁之他邑而流于裔土犹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然则荀孙之义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尝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闻自尧至于武王自稷至于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数不为少矣考其年寿不为夭矣斯非仁者寿之验耶又七十子岂残酷者哉顾其仁有优劣耳其夭者惟颜回●一颜回而多疑其余无异以一钩之金权于一车之羽云金轻于羽也天道迂阔闇昧难明圣人取大略以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无差跌乎且夫信无过于四时而春或不华夏或陨霜秋或雨雪冬或无冰岂复以为难哉所谓祸者已欲违之而反触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乐为焉天何罪焉天虽欲福仁一作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

之非所谓无庆也苟令以此设难而解以槌击烧熏于事无施孙氏讥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启手然后为德子胥虽有讎君之过犹有观心知仁悬首不化固臣之节也且夫贤人之道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或见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举或被发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辞聘而山栖或忍辱而俯就岂得责以圣人也哉于戏通节之士实关斯事其审之云耳

务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其近物而闇于远图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瑇瑁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骛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观之足以尽人之心学之足以动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则亦不能为也是故能为之者莫不自悦乎其事而无取于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杀之权者其势固足以胜人也而加以胜人之能怀是己之心谁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犹莫之敢规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恶若山而已不见也谤声若雷而已不闻也岂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验而远数者难效非大明君子则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于所甘而不能至于所淡眩于所易而不能反于所难是以治君世寡而乱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务者其在大道远数乎大道远数者为仁足以覆帟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变应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兴废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夫人君非无治为也失所先后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轻重圣人之异乎人者无他焉盖如此而已矣鲁桓公容貌美丽且多技艺然而无君才大智不能以礼防正其母使与齐侯淫乱不绝驱驰道路故诗刺之曰倚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仪之习以亟其朝晋也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然而不恤国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贤而不能用也奸大国之明禁凌虐小国利人之难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它思莫在于公不图其终卒有出奔之祸春秋书而绝之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故春秋外传曰国君者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又诗陈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政应和曰貊照监四方曰明施勤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曰比经纬天地曰文如此则为九德之美何技艺之尚哉今使人君视如离娄聪如师旷御如王良射如夷羿书如史籀计如隶首走追骠马力折门键有此六者可谓善于有司之职矣何益于治乎无此六者可谓乏于有司之职矣何增于乱乎必以废仁义妨道德何则小器弗能兼容治乱既不系于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丰舒晋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贤

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伦者适足以距谏者之说而钳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国之迹而背安家之轨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审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视朝廷南面而听天下将与谁为之岂非群公卿士欤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视听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聪明赓哲君子措诸上位执邦之政令焉执政则其事举其事举则百僚任其职百僚任其职则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则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万邦之重器也不可以众誉着也人主所宜亲察也众誉者可以闻斯人而已故尧之闻舜也以众誉及其任之者则以心之所自见又有不因众誉而获大贤其文王乎畋于渭水边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钓文王召而与之言则帝王之佐也乃载之归以为太师姜太公当此时贫且贱矣年又老矣非有贵显之举也其言诚当乎贤君之心其术诚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识也灼然若披云而见日霍然若开雾而观天斯岂假之于众人哉非惟圣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齐桓公夙出戚方为旅人宿乎大车之下击牛角而歌歌声悲激其辞有疾于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与之言乃立功之士也于是举而用之使知国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众誉也用人而因众誉焉斯不欲为治也将以为名也然则见之不自知而以众誉为验也此所谓效众誉也非所谓效得贤能也苟以众誉为贤能则伯鯨无羽山之难而唐虞无九载之费矣圣人知众誉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则亦或因或独不以一验为也况乎举非四岳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矣邪说行矣臣已诈矣民已惑矣非有独见之明专任众人之誉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获大贤哉且大贤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识也何则大贤为行也衰然不自儻然若无能不与时争是非不与俗辩曲直不矜名不辞谤不求誉其味至淡其观至拙夫如是则何以异乎人哉其异乎人者谓心统乎群理而不缪智周乎万物而不过变故暴至而不惑真伪丛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则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庆群生赖其泽八极之内同为一斯诚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誉哉其赫赫之誉者皆形乎流俗之观而曲同乎流俗之听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尝三战而皆北人皆谓之无勇与之分财取多人皆谓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难人皆谓之背义若时无鲍叔之举霸君之听休功不立于世盛名不垂于后则长为贱丈夫矣鲁人见仲尼之好让而不争也亦谓之无能为之谣曰素鞞羔裘求之无尤黑裘素鞞求之无戾夫以圣人之德昭明显融高宏厚宜其易知也且犹若此而况贤者乎以斯论之则时俗之所不誉者未必为非也其所誉者未必为是也故诗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言所谓好者非好丑者非丑亦由乱之所致也治世则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乱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说故不免乎国风之讥也而欲与之兴天和致时雍遏祸乱弭妖无异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险亦必颠蹶矣故书曰股

墮哉万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為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誥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眾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于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叡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為迂闊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于游說之士謂其邪術一作講其邪僻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為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一作久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從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奸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從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于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為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為然使騎劫伐之為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于王欲專國政人為之言于燕王哙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于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哙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乐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于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于當時事效在于后日后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于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并陳而從其己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并陳而從其致己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长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為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

而就死或去乐而就忧将好恶与人异乎曰非好恶与人异也乃所以求生与求乐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举一验以言之昔项羽既败为汉兵所追乃谓其余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击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战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谓也仁则万国怀之智则英雄归之御万国总英雄以临四海其谁与争若夫攻城必拔野战必克将帅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闇于帝王之教谓取天下一由攻战矜勇有力诈虐无亲贪嗔专利功勤不赏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从而疑之至令愤气伤心疽发而死豪杰背叛谋士违离以至困穷身为之虏然犹不知所以失之反嗔目溃围斩将取旗以明非战之罪何其谬之甚欤高祖数其十罪盖其大略耳若夫纤介之失世所不闻其可数哉且乱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谏及其亡也人莫能穷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国第十八

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苟书法而不行其事爵贤而不用其道则法无异乎路说而贤无异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当是时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谋之臣犹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举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张而灵王丧师卫有太叔而献公出奔晋有赵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灵公被杀鲁有子家羁叔孙婼而昭仪公子鱄蘧伯玉史公野死齐有晏平仲南史氏而庄公不免虞虢有宫之奇舟之侨而二公绝祀由是观之苟不用贤虽有无益也然此数国者皆先君旧臣世禄之士非远求也乃有远求而不用之者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楚春申君亦好宾客敬待豪杰四方并集食客盈馆且聘荀卿置诸兰陵然齐不益强黄歇遇难不用故也夫远求贤而不用之何哉贤者之为物也非若美婢丽妾之可观于目也非若端冕带裳之可加于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实于口也将以言策策不用虽多亦奚以为若欲备百僚之名而不问道德之实则莫若铸金为人而列于朝也且无食禄之费矣然彼亦知有马必待乘之而后致远有医必待行之而后愈疾至于有贤则不知必待用之而后兴治者何哉贤者难知欤何以远求之易知欤何以不能用也岂为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欤此又惑之甚也贤者称于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须多而知者不待众也故王七万而辅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乱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验欤且六国之君虽不用贤及其致人也犹修礼尽意不敢侮慢也至于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为人也内实奸邪外慕古义亦聘求名儒征命术士政烦教虐无以致之于是胁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贤者恐惧莫敢不至徒张设虚名以夸海内莽亦卒以灭亡且莽之爵人其实囚之也囚人者非必着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谓也拘系之愁忧之之谓也使在朝之人欲进则不得陈其谋欲退则

不得安其身是则以纶组为绳索以印佩为钳铁也一作以印绶为钳铁也小人虽乐之君子则以为辱故明王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苟得其躯而不论其心也斯与笼鸟槛兽无以异也则贤者之于我也亦犹怨讎也岂为我用哉虽曰班万钟之禄将何益欤故苟得其心万里犹近苟失其心同衾为远今不修所以得贤者之心而务循所以执贤者之身至于社稷颠覆宗庙废绝岂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贤而在乎诚不用贤言贤者口也知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进不肖者退不亦难乎夫照蝉者务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则天下其归之若蝉之归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亩之中以乐尧舜之道闻成汤作兴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纣之恶居于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亦自商如周其次则戚如齐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乐毅游燕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僻狱无放残仁爱普殷惠泽流播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埴箴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导滞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麤秽暴虐馨香不登谗邪在侧佞媚充朝杀戮不辜刑罚滥害宫室崇侈妻妾无度撞钟舞女淫乐日纵赋税繁多财力匱竭百姓冻饿死孳盈野矜己自得谏者被诛内外震惊远近怨悲则贤者之视我容貌也如魍魉台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经弦歌也如号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粪土从事举错每无一善彼之恶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务明其义而徒设其禄可以获小人难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偷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乐生害仁安可以禄诱哉虽强搏执之而不获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国之安危将何赖焉故诗曰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此之谓也

赏罚第十九

政之大纲有二二者何也赏罚之谓也人君明乎赏罚之道则治不难矣夫赏罚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于必行必行则虽不重而民不行则虽重而民怠故先王务赏罚之必行书曰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当罚者不罚夫当赏者不赏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当罚者不罚则为恶者轻其国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虽日用斧钺于市而民不去恶矣日锡爵禄于朝而民不兴善矣是以圣人不敢以亲戚之恩而废刑罚不敢以怨讎之忿而废庆赏夫何故哉将以有救也故司马法曰赏罚不踰时欲使民速见善恶之报也踰时且犹不可而况废之者乎赏罚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数数则所及者多疏则所漏者多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民不劝罚轻则民亡惧赏重则民徼幸罚重则民无聊一作不聊生故先生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节故书曰罔非在中察辞于差夫赏罚之于万民犹辔策之于驷马也辔策不调非徒迟速之分也至于覆车而摧辕赏罚之不明也则非徒治乱之分也至于灭国而丧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诗云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言善

御之可以为国也

民数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怠惰者可闻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尽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一作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审乎本而已矣周礼孟冬司寇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为政者未知恤己矣譬由无田而欲树艺也虽有良农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维特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相爱刑罚庆赏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顺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奸无所窜罪人斯得迨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通逃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矣小则盗窃大则攻劫严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中论卷之下

后记

绍兴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识

中论二卷汉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北海徐干伟长譔有序而无名氏干邨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间疾辞人美丽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着中论辞义典雅当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阴石邦哲手校题识邦哲字熙明再世藏书至治二年得之钱塘仇远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陆友友仁父记

中论后中论其辞气论议视桓氏无大相远而予之爱之与盐铁同盖盐铁西汉之文中论东汉之文也二书虽幸存于世然传录之艰人不易见注岁同年涂君刻盐铁论于江阴俾予识之近黄华卿氏刻中论毕工亦俾一言予谓好古之士世未尝无弟所恨者不得悉窥古人之制作而效法之而坊肆所市率多射利之时文求如一书盖不可得而今乃有之岂非学者之幸乎予也旧学荒落获见古书之行为之欣跃而且得缀名其末其为幸又何如也华卿名纹今为吴县学生观是举可以知其人矣

弘治壬戌六月之望前进士姑苏都穆书